

壹、前言

知識學習透過家庭與學校影響，也受到學習方法、教材、課程活動所形塑。影響大學教育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除了傳授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激發學生主動積極學習的態度。學生對課程興趣提高，將促成投入更多學習時間與心力達成學習目標，有助於提高學習成效（Pike, Smart, & Ethington, 2012）。

性別敏感度的訓練提供健康照護專業服務人員辨識性別差異造成的健康風險，對於消除健康不平等，提供公平與正義的健康照護服務具有深遠的影響（Celik, Abma, Widdershoven, van Wijmen, & Klinge, 2008; Lagro-Janssen, 2007; Verdonk, Benschop, de Haes, & Lagro-Janssen, 2009）。近年來，醫學教育研究也開始重視性別教育課程融入醫學教育的重要性（Celik, Klinge, Weijden, Widdershoven, & Lagro-Janssen, 2008; Muntinga, Krajenbrink, Peerdeman, Croiset, & Verdonk, 2016）。透過性別教育進行健康照護人員性別知識賦權，有助促進健康照護環境的公平與友善（Napier et al., 2014）。性別盲（gender blindness）的問題出現在健康照護體系時，不只對病人健康造成影響，對於醫病關係與醫療環境的軟硬體設計都會產生不利結果。例如，忽略病人的病識感與社會文化形塑的性別角色有關，以及將病人都當成同一種性別或者無性別化對待時，忽略疾病類型與性別是具有密切的脈絡意義。因此，培養具有性別敏感度的健康照護人員，是醫學大學教育的重要教學目標之一。

國內有關性別教育教學已累積相當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向：

首先，通識教育課程設計主題納入性別議題之後，對於通識教育主題多元化的影響。謝小苓與王雅各（2000）透過訪談通識教育開課教師的研究，分析通識教育性別相關課程實踐女性主義教育理念時，面對的課堂性別政治與師生互動的挑戰。邱秀香（2013）指出學生選修通識教育的性別課程動機，許多是基於學習兩性關係與如何談戀愛的選課動機，所以介紹女性主義的理論性課程，選課學生相對少數。施悅欣與陸偉明（2002）研究發現，女教師主持爭議話題討論時，男學生較容易排斥參與討論。

其次，針對特定課程評估社工系、護理系學生，接受性別教育課程之後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呈現學生性別敏感度的覺察力都能達到正面提升成效（曹英，2012；陳心怡、童伊迪、唐宜楨，2014；曾雅玲、施欣欣、楊雅玲，2011；廖美蓮，2012）。

第三類研究取向是針對性別教育教學與資源不平等的相關研究。例如，陳芬

苓（2004）發現，女學生感受校園社會與空間障礙的程度較男學生高，顯示女學生在校園資源分配的弱勢現象，男學生則表達師生互動過程中的語言溝通障礙程度較高。魏美娟與方文慧（2012）針對各校開課資料進行多年度分析，發現課程主題與教學形態已呈現多元發展，課程數量也有增加趨勢，但為了吸引學生選課，許多學校課程名稱導向使用「兩性教育」與「兩性溝通」，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多元內涵產生限制。

既有性別教學研究對於性別課程與教學方向提供許多啟發，但從大數據（big data）的分析概念，以多年度學習資料為研究樣本的討論仍相當缺乏。本研究運用中部某醫學大學101~103學年度的全校性、多年度、多變項性別課程資料，在原始資料提供的變項範圍下，以6學期、78門課程、6,844選課人次的資料集，從入學管道、學生身分屬性（性別、入學身分、戶籍區域、年級）、學科領域（學院）及課程設計（教師性別、課程屬性、課程類型），探討多變項因素下，性別教育課程學習成效差異情形，以及造成性別課程學習成效高低的影響因素。

貳、文獻回顧

對大多數學生而言，大學可能是人格教育定型前最後一個影響其性別敏感度的正式教育體制。改變不平等的性別關係，需要更多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行動者。醫學大學以培養健康照護相關專業人才為目標，培育無歧視、人本關懷及具有性別敏感度的專業者，有助於推動公平正義的健康照護環境。以下就五個面向，進行性別教育學習成效相關文獻探討。

一、性別敏感度與健康照護專業教育

傳統科學知識將男性經驗視為常態，排除或扭曲女性經驗，西方醫學教育從實證基礎出發，更進一步加深性別不平等現象。例如：新藥臨床試驗以男性受試者的反應來泛稱全體人類，忽略男女生理特質與社會差異，可能造成不同藥理反應的性別健康差異問題。

West 與 Zimmerman（1987）以「性別是作出來的」（doing gender）的概念，指出性別角色是社會建構的形象與規範。例如，語言、家務分工、經濟活動顯示性類屬（sex category）的影響，於是性別配置成為社會關係的一種範型，也成為社會的結構。交織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透過性別化的秩序形成壓迫的關係。因此，「性別盲」的論述能被合理化，進而鞏固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原因正